



每一天早晨，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中，工厂的汽笛颤抖着鸣叫起来。那些脸色忧郁、睡过觉却仍未消除疲乏的人们，听见这叫声，像受惊的蟑螂似的，立刻从灰色的小屋子里跑到街上。在寒冷阴暗的早晨，他们顺着没有铺筑的道路，向工厂笼子般一样的一座座高大的砖房走去。工厂瞪着几十只油腻的方眼睛，照着泥泞的道路，显出冷淡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浆在人们的脚下发出哧哧的声音。不时可听见刚睡醒的人们沙哑的喊叫声，野蛮愤怒的叫骂声划破了晨空，而朝着这些人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声。黑色烟囱，好像一根根粗大的棍子高耸在工人区的上空，阴沉而威严。

傍晚，太阳快下山了，落日火红的霞光照在各家的玻璃窗上疲倦地闪耀着，工厂的砖房将人们像废煤渣一样从自己的胸膛里抛掷出来。他们浑身油烟，面孔漆黑，在空气里散发出机油的恶臭，露着饥饿的牙齿，又在马路上走着。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显得有点活气，甚至还有几分快乐，——一天苦役般的劳动已经结束，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晚饭和休息。

工厂侵吞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身体里榨尽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一天的时光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逝去了，人们距自己的坟墓又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到将要得到休息的愉快

和烟雾迷漫的小酒馆里的欢笑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一到假日，他们睡到十点左右，有妻儿的中年人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去做弥撒，一路上咒骂对教堂毫不关心的年轻人。他们从教堂回来，吃过馅饼，又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傍晚。

长年的过度劳累使他们失去了胃口，为了能吃下东西，他们使劲喝酒，用烈酒来刺激胃口。

傍晚，他们懒洋洋地在街上闲逛。有套鞋的，即使没有泥水，也把套鞋穿上；有雨伞的，即使有太阳，也把雨伞带上。

他们遇到的时候，总是谈起工厂、机器，咒骂工头，——他们所谈所想的，都是与做工有关的事。在这毫无变化的乏味日子里，迟钝的大脑也偶尔迸出几星火花。回到家里，他们就和妻子吵闹，动辄拳脚相加殴打她们。年轻人则下酒馆，或者轮流到各家聚会，拉起手风琴，唱着下流难听的曲子，跳舞，说淫秽话，喝酒。过度劳累的人很容易醉的，酒醉后，一种病态的莫名的怨愤在胸中激荡，寻找着发泄的机会。一有能够发泄这种烦躁心情的机会，他们就牢牢抓住不放，为了一点小事，就以野兽般的疯狂互相扭打起来。常常打得头破血流。有时打成重残，甚至惹出人命。

隐藏在内心的仇恨成了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感情，这种感情和无法消去的肌肉疲劳一样，由来已久。人们一生下来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心灵的沉疴。它如影子一般，伴随人们进入坟墓，并使他们在一生中干出许多令人讨厌的毫无目的的凶残勾当。

在休息的日子里，年轻人直到午夜才回家，他们有的衣服撕破了，浑身沾满污泥和尘土，鼻青眼肿，但还得意洋洋地炫耀如何使同伴饱尝了自己的拳头；有的因为受了侮辱，怒气冲

天，或脸上挂着委屈的泪水。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露出一副副可怜相，既不幸又令人厌恶。有时，一些年轻小伙子是被他们的父母硬拖回去的。他们在路旁的围墙下，或者在小酒铺里找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儿子，便张口大骂，用拳头朝儿子被伏特加灌得像烂泥一样瘫软的身体上打去，回家后，好歹照顾他们睡下，因为第二天一早，当汽笛像混浊的河水趟过似的在空中号叫起来的时候，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他们虽然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但年轻人的嗜酒和打架在老年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这班父辈们小的时候，也同样酗酒和打架，也被他们父母毒打。生活向来就是这样的，——像一条污浊的河水，年复一年，平坦缓慢地不知向何方流去。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长年顽固的习惯所束缚，每日所想所做的总是旧的一套。所以没有人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欲望。

有时候，也有些外乡人到工人区来。最初，他们只是由于自己是陌生人而被人注意，后来，听他们讲起他们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便渐渐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的兴趣。过了段时间，那些新奇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消失，大家对他们已经习惯，他们也就不再惹人注意了。听了这些话以后，人们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有时候，陌生人中有人讲到一些工人区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大家也不和他们争论，只是半信半疑地听着他们那些离奇的言论。他们说的话，激起了一些人莫名的愤怒，引起了另一些人模糊的忧虑，使第三种人因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淡淡的希望而惴惴不安。他们为了消除那种不必要的、影响他们的焦虑不安，便饮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

要是发现外来人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工人区的人们就长时间地不能容忍。他们对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有着本能的戒心。他们害怕这种人会把什么东西带入他们的生活，从而打破这种枯燥无味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虽然悲苦，但总还算安稳。人们已经忍受惯了生活对他们自始至终的深重压迫，他们并不期望任何好的变化，他们认为任何变化只能更加加重这种压迫。

一旦工人区的人们默默地避开那些讲述新事物的外乡人，他们就只好离开，再流浪到其他地方，要是留在工厂，如果不能和这工人区所有的人合为一体，那他们就只能孤独地生活……

一个人这样活上五十来年就死去了。

二

钳工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这样生活着。他是一个有着浓密毛发、面色忧郁、眼睛细小的人；他那双眼睛从浓眉下面看人的时候，总带着怀疑的神情和恶意的冷笑。他是工厂里最棒的钳工，是工人区头号大力士。他对上司态度粗暴，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每到休息的日子，他老要打人，大家都讨厌他，怕他。有时候，他们想要揍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弗拉索夫看见有人要来打他的时候，便抓起石子、木板或铁块，两腿宽宽地叉开，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对手。他那张从眼睛到脖颈都

长满了黑胡须的脸庞和毛茸茸的双手，使大家感到害怕。他的眼睛尤其令人恐惧——细小而又尖锐的眼睛，像钢锥一般扎人，与他的目光相遇的人，都会感到眼前这个人身上有一股野蛮的力量，他从不畏惧，会随时毫不留情地殴打别人。

“给我滚开！混蛋！”他声音低沉地吼道。从他满脸的浓须下面，露出一口又大又黄的牙齿。想揍他的人畏怯而又悻悻地回骂几句，就纷纷散开了。

“混蛋！”他朝他们背后骂了一声。他的眼睛讥讽地闪射出钢锥一般尖锐的光芒。然后，他挑衅似的挺直脖颈，跟在他们后面叫道：

“来！谁想找死就滚过来。”

没有人想找死。

他平常说话不多，“混蛋”是他惯用的词。他用这个词称呼工厂里的上司、警察，亦用它呼唤自己的妻子。

“你这混蛋！没看到吗？——裤子破了。”

弗拉索夫的儿子巴维尔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想抓住儿子的头发使劲摇晃，但是儿子抄起一把重重的铁锤，明确地说：

“不许动手……”

“什么？”父亲问，一边走近瘦高的儿子，像阴影靠近白桦树似的。

“够子！”巴维尔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说完，他举起铁锤。

父亲盯着他瞧了一会儿，把毛茸茸的手放到背后，冷笑说：

“好哇……”

然后他沉重地叹了口气，补充说：

“嗨，你这个混蛋！……”

这事发生后不久，他就朝妻子说：

“以后不许再向我要钱了！巴什卡可以养活你了……”

“那你想把钱都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问。

“不要你管，混蛋！我去找个姘头……”

他并没去找姘妇，但是从这时起一直到他死为止，差不多两年时间他不再理睬儿子，也不和他说话。

他有一条和他长得一样结实而多毛的大狗。那狗每天都跟随他到工厂，到了傍晚，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一到休息的日子，弗拉索夫就去几家小酒店逛逛。他静静地走着，好像要寻找人似的用眼睛寻视着别人的脸。那狗拖着长毛大尾，从早到晚跟在他后面。他每次回到家里都喝得烂醉，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他不打也不骂那条狗，但从来也没有关心过它。吃完晚饭，只要妻子不马上过来收拾，他就把碗碟从桌上摔到地下，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倚着墙，张大嘴巴，合上眼睛，用那使人阴郁的低沉的声音悲号似地哼着曲。那凄凉难听的声音，模糊不清地从他唇髭里发出，把粘在胡须上的面包渣震落了下来，他使用粗壮的手指摸着唇髭和胡须，独自哼哼着。没人能听懂歌词，字音提得好长，曲调像冬天的狼嚎。他一直唱到酒都喝光为止，然后侧身躺在长凳上，或者把头伏在桌上，就这样一直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狗也躺在他的身旁。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在死前四、五天，他全身紫黑，在床上打滚，他眼睛紧闭，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有时他对妻子说：

“给我拿些砒霜来，毒死我算了……”

医生嘱咐给他做热敷治疗，而且说必须做手术，要当天就把病人送入医院。

“滚他妈的，我自己会死的！……混蛋！”米哈伊尔嗓音嘶哑地说。

医生走后，他的妻子流着泪劝他去动手术，但是他紧握拳头，吓唬她说：

“我好了——对你没有好处！”

早上，当汽笛叫唤人们去上工的时候，他死了。他张着嘴躺在棺材里，但是仍怒冲冲地眉头紧锁。他的妻子、儿子、狗、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科夫，还有几个乞丐，给他送葬。他的妻子小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维尔没有流泪。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看到棺材，就停下来画着十字，相互议论着：

“他死了，佩拉格娅或许会很高兴的……”

有些人纠正说：

“不是死了，是玩儿完了……”

埋了棺材，人们全走了，但是那条狗却在那徘徊，它坐在刚掘起的泥土上，没有声响地在坟上嗅了很久。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三

父亲死了以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有一个星期日，巴维

尔·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对着房门的右墙角，像他父亲那样把拳头往桌子上一捶，冲着母亲大声吼道：

“拿晚饭来！”

母亲走到他身旁，与他并肩坐下，把他的头揽到自己的怀里，抱着他。他用手撑着她的肩挣扎着，嘴里喊道：

“妈，快些！……”

“这个傻孩子！”母亲阻止了他的反抗，伤心而又温存地说。

“我还要抽烟！把老爷子的烟斗给我拿来……”巴维尔勉强活动着强直的舌头，嘟嘟囔囔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醉酒。伏特加使他的身子瘫软，但仍有一些知觉，在他头脑里时时闪出一个问题：

“我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使他觉得惭愧，她眼里的哀伤使他感到。他想哭，为了控制这种冲动，他特意装出一副比实际更厉害的醉相。

母亲爱抚着他被汗水湿透了的乱发，轻轻地说：

“你不该做这种事……”

他开始感到心里难受。经过一阵猛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放倒在床上，用一块冷毛巾放在他毫无血色的额头上。他渐渐清醒了一些，但仍觉得身体下面和四周的一切，好象波浪起伏一般在摇晃。眼皮显得很重，嘴里有一种难受的苦味。他透过睫毛看着母亲宽大的面庞，胡乱地想道：

“看起来，对我还早了一点。别人喝了都没事儿，我却感到想呕吐……”

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响起了母亲温柔的声音：

“你要是有了酒瘾还怎能养活我呢……”

他使劲闭着双眼，说：

“大家都喝酒……”

母亲重重在叹了口气。他说的是实事。她自己了解，除了酒铺，人们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消遣。但是，她还是说：

“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儿，你父亲已经为你喝光了。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你怜悯怜悯你母亲，好不好？”

听着这些伤心而温柔的话，巴维尔回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象不存在母亲这个人似的，她默默不语，一天到晚总是战战兢兢，不知何时就要被打。巴维尔因为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段时间很少在家，于是和母亲接触也少了，现在，他稍稍清醒过来，注视着她。

她长得很高，背有点驼，年复一年的干活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她的身体，走动时没有任何声音，走起路来微微侧着身子，好像总担心碰着什么似的。宽宽的、鸭蛋型的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还有点浮肿，黑眼睛，像工人区大多数女人一样，带着哀怨不安的神情。右眉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所以眉毛稍微有点往上吊，看上去好象右耳比左耳高一些，这使她的面孔有一种似乎总在恐惧似地听着什么的神态。一绺绺白发已悄悄躲藏在她浓密的黑发下。使她整个人都显得哀怨和顺服

……

泪滴慢慢地沿着她的面颊滚落下来。

“不要哭！”儿子低声恳求说“我要喝水。”

“我去给你拿点凉水来……”

但是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已进入了梦乡。她低头望着他，

站了一会，水舀在手里抖动着，冰块轻轻地敲击着铁水舀。她把水舀放在桌上，默默地跪在圣像面前。玻璃窗外传来了酒鬼们的喧闹声。在秋天夜幕的阴冷空气里，手风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人在大声哼唱，有人在用脏话骂街，愤恼而又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恐的叫声。

在弗拉索夫家的小房子里，日子过得比从前安宁、平静些，同工人区其他人家相比，也有些儿不一样。他们的房子在工人区的顶头，在一个低的斜坡旁，坡下有一片沼泽地。厨房和用薄板分开的一间母亲的小睡房，占距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方型房间，巴维尔的床放在角落里，对着屋门的右墙角有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还有几把椅子，一个衣柜，柜顶上一面小镜子，一只衣箱，一架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幅圣像——就这么点家什。

青年人所需要的一切，巴维尔全都有了：买了手风琴、浆得毕挺的衬衫、鲜艳的领带、套鞋、手杖。他和同龄的青年人一样，参加晚上的聚会，学会了跳加特里尔舞和波尔卡舞。每逢休息日，他喝醉了回来，总是感到非常难受。早上睡醒的时候，感到头痛，烧心，脸色煞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

“怎么样？昨天玩得开心吗？”

他用一种阴沉烦躁口气回答：

“闷得要死！我还不如去钓鱼呢，要不，去买一支猎枪。”

他干活很卖劲，从不旷工，也没有受过罚。他沉默寡言，一双和母亲一样的蓝眼睛，流露出一满的神情。他没有买枪，也没有去钓鱼，但他显然离开了大家所走的那条旧路：很少去参加晚会，休息日即使也出去，但从没喝醉。母亲非常留心地

观察他，感觉到儿子漆黑的面孔渐渐变尖了，眼神越来越严肃，嘴唇闭得特别紧。好像他由于什么事情在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在侵害他的身体。以前，经常有朋友来找他，现在因为在家里总见不到他，他们也就不来了。母亲看见儿子和其他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是当她注意到他正以全身心的力量远离生活的暗流而向一旁什么地方游去时，——这在她心里又升起了一种茫然若失的焦虑。

“巴夫卢沙！你兴许不舒服吧？”她有时候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说。

“你太瘦了！”母亲叹口气说。

他开始把一些书带回家，读书的时候尽量不叫人知道，读完书，立即藏起来。有时候，他从小册子里摘抄些什么，写在单页的纸上，写好后，也藏了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见面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响喝完早茶就去上工，中午回来吃饭，饭桌上，他们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饭又走了，一直到晚上下工才回来。晚上，他很认真地洗脸，吃完晚饭后，就长时间读自己的书。在休息日，他很早出去，一直到深夜才回家。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有时是去看戏，但是城里却没有来找他。时间周而复始地过去了，她觉得儿子的话渐渐少了，同时她还发现在他的话里有时出现一些她所不知道的新字眼，而她听惯了的粗俗的、低级污秽的语言，却从他的言谈中消失了。他的动作中也有很多引起她留意的小节：他不再注重打扮，开始更加关心身体和衣服的整洁，他的脚步变得更大方、矫健，外表也显得比较纯朴、和蔼了，——这一切都使母亲感到焦虑不安。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他有时候清扫房间的地板，每逢假日亲

自动手收拾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想尽可能减轻母亲的劳累。在工人区没人这样做过。

有一次，他带回来一幅画，把它悬挂在墙壁上。画上的三个人一边谈话，一边轻松而又兴致勃勃地向什么地方走去。

“这是复活了的基督到以马忤斯去，”巴维尔解释说。

母亲很欣赏这张画，但是她心想：

“你尊敬基督，可又不去教堂……”

在他的木匠朋友为他做的漂亮书架上，书慢慢多了起来，房间也整理得给人以舒服的感觉。他对她说话时用“您”称呼，叫她“好妈妈”，有时他突然温存地对她说：

“妈妈，我回来晚一点，请不要担心……”

这使她很高兴，儿子的语言给她一种严肃而又果断的感觉。

但是她惴惴不安的心情还是在不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她的心情不但没有安静下来，反而被搅得更加恐慌不安了，因为她预感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有时候母亲对儿子有责备心情。她想：

“人家都像个人，可他像个出家人。他太老成了，和他的年龄不相符……”

可有时候，她又想：

“也许是他认识了什么姑娘吧？”

但是，和女孩们在一起玩是需要钱的，可他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逝去了。奇异而安静的生活充满了盲目的焦虑和日趋增长的担忧，这种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两年。

四

有一次吃完晚饭，巴维尔拉下窗帘，坐在屋角里，把洋铁灯悬挂在头顶的墙壁上，读起书来。母亲拾掇完碗碟，走出厨房，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身边。他仰起头，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母亲的脸。

“没什么，巴沙！我随便看看！”她赶忙说道，难为情地皱起眉头走了出去。但是，她静静地在厨房里站了一会，一副忧心重重的样子。她洗干净手，又回到儿子那里。

“我想问问你，”她低声说，“你老是在读些什么书呀？”

他把书合上。

“好妈妈，你坐下……”

母亲笨重地坐在他身边，竖直着腰身，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会听到什么重要的事情。

巴维尔没看着母亲，不知为什么语气非常严肃地轻声说：

“我在看禁书。之所以禁看，是因为这些书是我们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书都是秘密印刷的，要是从我这儿搜出这些禁书，就会捕我去坐牢，我坐牢是为了要知道真理。你明白了吗？”

突然，她感到呼吸艰难起来。她瞪大眼睛看着儿子，好象他是个陌生人。他的声音也变了——变得低沉、铿锵有力。他用手指摸着细柔的胡须，皱着眉注视房子的角落。她为儿子担

心，而且也可怜他。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巴沙？”她说。

儿子仰起头，望了母亲一眼，平静地回答说：

“我想明白真理。”

他的声音低沉，但很坚决，眼睛放射出执著的光芒。母亲心里懂了，她的儿子已经将自己永远地献给了一种机密而可怕的事业。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都是难以避免的，她已经习惯于听天由命，现在，在她满怀痛苦与悲伤的心里，找不出什么话可说，她只有悄声地抽泣。

“不要哭！”巴维尔温柔地、轻声劝道，但是母亲却想到好象他是和她告别一样。“你想想，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妈妈，你已经四十岁了，可你过了一天好日子吗？爸爸经常打你。我现在懂了，爸爸是在你身上发泄他的痛苦——他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却不明白这痛苦是怎样产生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干起，现在，已经有了七栋厂房了！”

母亲怀着恐惧而兴奋的心情听着。儿子的眼里闪耀出明亮的光芒。他用胸口抵住桌子，向母亲接近了一点，正对着她泪痕斑斑的面容，第一次讲出了他所了解的真理。他用一个渴望知识，信仰真理的学生的热情，说出了他所理解的一切，——他这些话与其说是讲给母亲听，不如说是想对自我作一番检查。有时候想不出恰当的词汇，他就停下来，这时，他看见自己面前那张悲苦的脸，饱含着泪水，她的眼睛充满了惊恐和惶惑的神情。他怜悯自己的母亲，他又重新开始说了，但这时讲的已是有关母亲的事，关于母亲的生活了。

“你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在以往的生活里，有

什么值得妈妈怀念的呢？”

她听着并伤心地摇着头，同时，心里掀动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既悲伤又欣喜的新奇的感情波澜。这种感情抚慰着她伤痕累累的心。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谈论她本人，谈论她的生活，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淡忘的模糊的思想，轻轻吹燃了已经泯灭的对生活隐隐不满的感情，这是很远的青年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她曾和女伴们谈论过人生，每次都谈很长时间，而且谈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大家，连她自己在内，只是埋怨，谁也搞不明白人生为何会这样艰辛痛苦。但眼下她的儿子坐在她面前，他的眼神、脸上的神情和他所讲的话，这一切都打动着她的心灵。她为有这样一个能够正确理解母亲的生活，说出她的悲苦并可怜她的儿子而感到自豪。

做母亲的从来不会有人怜惜的。

这她是清楚的。儿子谈到的有关妇女生活的一切，都是令人伤心的 她所熟知的事实。她百感交集，悠然升起一种温暖的情感。

“那到底想做什么呢”母亲打断他的话，问道。

“我要学习，然后再教导别人。我们工人应该学习。我们必须知道，必须懂得，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样凄苦。”

母亲欣喜地看到，他那双向来认真而严峻的蓝眼睛，现在竟显出了和蔼可亲的目光。虽然她脸上还闪着晶莹的泪珠，但她的嘴角已露出满足而又柔和的笑容、一种双重情感在她心中激荡，她为儿子能把生活的悲苦理解得这样清楚而感到自豪，同时又为这个年轻人要去与过去的悲惨生活抗争而担心。她很想要对他说：“亲爱的，你能干出些什么呢？”

但是她害怕这样会阻碍她对儿子的欣赏，他在她面前忽然

变得这样聪明……即使对她又有些生疏。

巴维尔看到母亲嘴上的笑容，脸上专心的情态，以及眼睛里的母爱，他感到仿佛他已经使母亲理解了他所讲的真理，于是，年轻人对自己的语言力量的自豪，使他加强了信心。他激动地说着，有时微笑，有时皱眉，有时他的话里仍流露出憎恨的感情。当母亲听到这种充满仇恨的铿锵有力而又激扬的言论时，惊惧地摇着头，低声问儿子：

“真是这样吗，巴沙？”

“当然！”他斩钉截铁地答道。接着他对母亲讲起了那为了人民造福而传播真理的人，可是生活的敌人却因此象捕获猎物一样将他们抓走，投进监狱或流放去服苦役……

“我见过这种人！”他充满激情地高声说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她感到恐惧，又想问儿子：“真是这样吗？”

但她没问出口，只是静静地听儿子讲那些她所不了解的人的事迹，就是那些人教会她的儿子去谈论和思考危险的事。后来，她终于对他说：

“天快亮了，你还是睡一会儿吧！”

“好，我这就去睡！”他答应着。接着，他凑近母亲轻声地问道：“你明白我讲的话吗？”

“明白！”母亲叹了口气。眼泪又从她的眼里滑落下来。她抽泣了一声，补充了一句：“你会把自己毁了的！”

他起身，在房里走了一会，然后说：

“我在干什么，到什么地方去，现在你都晓得了，我全对你说了！母亲，你如果爱我，我恳求你不要阻止我！……”

“我亲爱的！”她扬声说道。“兴许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好！”

他托起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

他用满怀激情的力量叫出的那声“母亲”，使她非常惊讶。还有这种握手也很新奇。

“我决不阻止你！”她断断续续地说。“不过你要小心自己，要小心！”

她并不明白要小心些什么，只好担忧地补充说道。

“你越来越消瘦了……”

她用亲切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儿子结实匀称的身体，匆匆地说：

“上帝保佑你！我不会阻碍你的，你过你喜欢过的生活吧。我只恳求你一件事：你要加倍当心，不要轻易对人讲！对外人一定要防备着点儿，——人们都在互相仇视！他们又贪婪又嫉妒，都愿干坏事。你要想去抓破他们的脸，说他们不好，他们就会恨你，迫害你。”

儿子站在门旁，听着这番忧心忡忡的话语，待母亲讲完，他微笑着说道：

“是的，人们是很坏。可是自从我明白世界上有真理以后，我感到人们就变好些了！”

他又笑了一下，接着说：

“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小时候我害怕所有的人，长大了，就恨他们，对有些人的恨是因为他们卑鄙，而对有些人的恨，我却说不出原因，但就是恨！可现在，我感到他们都变得和从前不同了，是因为可怜他们还是怎的呢？我搞不懂，但自从我明白人们的丑恶并非都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之后，我的心就软下来了……”